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扣开历史之门·尽揽经典魅力

中

徐渭◎编著

英烈全传

天苍苍，地茫茫；
干戈振，未角芳。
元重改，日月旁；
混一统，东南方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英烈全传

[明] 徐 渭 ① 编著

马 兰 ② 校点

中

辽海出版社

第二十八回

诛寿辉友谅称王 清水塘余阙自刎

阴风吹来火欲然，老梟夜啸白昼眠。
山头月出狐狸去，竹径归来天未曙。
黑松密处秋萤雨，烟野闻声辨乡语。
有声无首知是谁，寒风莫射刀伤处。
关门悬纛稀行旅，半是生人半是鬼。
犹道能言似昨时，白日牵人说兵事。
高幡影外西陵渡，召鬼不至毗卢怒。
大江流水枉隔侬，凭将咒力拔浓雾。
中流灯火密如萤，饥魂未食阴风鸣。
鬲髅避月摆残黍，幡底飒然人发竖。
谁言堕地永为痂，圣明功德不可议。

那太祖领了大队人马，自婺州回至金陵，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庆贺，不题。且说江州徐寿辉，有手下陈友谅，以得龙袍玉带什物，献于寿辉，择日改了国号，即了天子位。常虑安庆府为江州左臂之地，不可不取。屡屡遣兵命





将，皆不得利，寿辉甚是恼怒。一日早朝，遂遣陈友谅为大元帅，统了十万兵马驻小孤山。都督倪文俊，统领精兵五万，夹攻安庆。那安庆府城元将，姓余名阙，字廷心。世家威武，父亲在卢州做官，遂居住在卢州。及元统元年，遂举进士及第，除授湖广平章，真个是文武全材，元朝第一员臣子。把那徐寿辉麾下攻打的军马七战七败。闻知陈友谅领兵来攻，便纵马提戈，当先出马，与那先锋赵普胜战到八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天晚回兵，将及二更，恰有祝英又领兵二十万来接应。陈友谅便叫赵普胜攻东门，倪文俊攻南门，祝英攻北门，自统大兵攻西门，四面如蚁的重重裹来。余阙见西门势头更急，心知寡不敌众，便督敢死士三千出城，与友谅对战。从古说得好，一人拚命，万夫莫战。那余阙到友谅阵中，奋起平生气力。这些随来的精勇，个个拚死杀来，真个是摧枯破朽，直撞横冲，杀得友谅远走二十里之地。正好追赶，恰听得倪文俊攻破了南门，余阙大惊，把头回看，但见城内火焰冲天，便勒马回兵来救。那友谅也回骑追来，赵普胜、祝英杀人城中，元朝兵将俱各逃散。余阙独马单枪，与贼死战，身中了十余枪，路至清水塘边，以刀自刎，死于塘内。其妻蒋氏及妾耶律氏，抱了儿子德臣、女儿安安、外甥福童，皆在官署中投水而死。那余阙死时，年才五十有六，著有五经余氏注疏。至今学士遵为指南。葬在南门外。后来太祖一统登基，特嘉其忠，立庙为忠烈坊，岁时致祭，这也不赘。

且说陈友谅即取了安庆，令旗将丁普郎镇守。自领兵回到



江州，朝见徐寿辉，备说安庆已取，留兵镇守一节。寿辉大喜，正将赏功，只见倪文俊大叫出班曰：“攻取安庆，全是微臣之功。不干友谅之力。”寿辉变色问曰：“怎见是卿之功？”文俊奏道：“友谅攻打西门，被余阙领敢死之士三千，出城大战，友谅奔走二十里外。臣率士卒，奋勇先登，众所共知，怎说是友谅之功绩？”寿辉大怒，对友谅说道：“你为元帅，不能对敌败走，且欲冒竖军功，欲学晋时王浑乎？”友谅说道：“初时四面攻打，余阙只是固守城池，我们兵马谁敢先登；后来余阙因臣攻西门势急，只得引兵出战，臣假作佯输，哄他来赶，文俊方得领兵入城。设奇指示，皆臣之力。”寿辉便叱曰：“休得胡说。本当正以军法。姑念汝之旧功免死。”即刻令左右拘拿印绶，不许与共军国事。友谅此时真个无处遮盖，退出朝堂，闲住在家，甚是恼恨。

原有张定边、陈英杰，与友谅相善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向来彼此依附，往来极密的。一日。友谅接两人到家说：“寿辉昔日蕲黄起义，今日据有荆襄，坐享富贵，皆出我万死一生之力。今一旦削我兵权，安置私第，真是无义之徒，令人可恼。”定边对说：“事有何难，今宅中家兵有五百余人，明朝可令暗藏利器，伏朝外，只唤二人带剑随行。元帅佯言上殿奏事，寿辉必无所备。元帅便可挺剑行事，我二人乘机就杀了倪文俊。号令满朝文武，事可顷刻而成。”友谅大喜，说道：“若得事成，富贵同之。”二人别去，不题。友谅便令家兵准备器械。次日早晨，友谅随带家兵五百，暗暗的四散伏于朝门：之外，只引力士二



人跟随。依班行礼毕，便挺身上殿说道：“昔日蕲黄起义，直到今朝，无限大功，皆我一身死力成事。今日何故忘我之功劳，夺了我的兵权？”寿辉闻言大怒，喝令左右擒获友谅乘势便把剑砍了寿辉，倪文俊急夺武士铁挝，还击友谅，早被张定边在后一剑杀死。遂同陈英杰按剑高叫曰：“徐寿辉不仁不义，不足为我王。陈元帅文武盖世，才德兼全，我等宜共立为帝，享有大宝。倘有不服者，以文俊为例。”群臣那个敢再作声。那张定边即令扛去了寿辉、文俊尸首，率群臣下殿，呼拜万岁。友谅说道：“今日非我忍为此不仁之事，但寿辉负我恩德，吾故仗义行诛。今张元帅扶我为主，卿等俱宜协力同心，辅成大事，所有富贵，我当照功行赏。”群臣听命。当日友谅立妻杨氏为皇后，长子陈理为太子，以杨从政为大丞相，张定边为江国公兼掌兵马大元帅，陈英杰为武国公，赵普胜为勇德侯，各兼平章政事。胡美、祝英、康泰三人，守洪都。建都江州，国号汉，称帝，颁诏所属州郡，退朝回宫，不题。

却说陈友谅，原是沔阳人，渔家之子。大来做个县吏，嫌出身不大，因弃去了职业，学些棍棒。会徐寿辉起兵，便慨然从之。尝为倪文俊所辱，至是领兵为元帅，与倪文俊争功，便杀了寿辉，害了文俊，自立为汉帝。此正是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初旬的事。次日设朝，勇德侯赵普胜出班奏道：“今有池州地界，实为国家藩篱，近被金陵窃据，我国未可安枕，望我王起兵攻之。”友谅准奏。即令普胜为元帅，率兵五万，攻打池州，择日起兵。友谅对普胜说道：“金陵人多智勇，猝



难取胜。可扬言攻取安庆，使其无备，庶可一鼓而擒。”普胜领命，因率兵从南路来寇池州。不一日，到城下安营。朱兵镇守池州，向是张德胜、赵忠二人，闻得汉兵猝至。便议道：“此明是袭我之无备耳。”赵忠说道：“元帅可召兵坚守，我当领兵对敌。”次早率兵一千出战，赵忠奋勇先驰，部卒都死力争赴，贼众大败。赵忠乘势追逐，约有五十余里，忽马仆被贼兵捉去。阵上刘友仁急来救时，又被贼兵万弩俱发，当心一箭，死于阵中。那普胜便引兵周围困了池州，攻打甚急。张德胜在城上，把那飞弩石炮掷将下来，贼兵虽中伤。然众寡莫御，正没理处，只见正西角上一枝人马，飞尘的赶来，摆开阵势。德胜把眼细看，恰是俞通海，取了黄桥通州一路，得胜回兵来援。那通海水陆并驰，士卒勇敢，普胜只得弃州而遁。通海也因升了签书枢密院事，便与张德胜叙了些心事，即日向金陵而回。

且说普胜途中闻知俞通海撤兵回去，仍复引兵前来攻打。张德胜出兵对敌，普胜败走。德胜飞奔来追，不防普胜标箭正中右腿，德胜负痛奔回，四下里被普胜紧紧围住。却有养子张兴祖对德胜商议，说道：“如此重围，急须向金陵处求救，方可解脱。不然恐粮草不支，是为釜中鱼矣。”德胜说：“是这般铁桶，谁能出去？”兴宜说道：“今夜一更，父亲可选精锐兵三百，儿当舍命前往。”德胜大喜，依计草了奏章，至夜付予兴祖，领兵冲出而去。果然杀透了重围。普胜因见他所部军卒甚是饶勇，也不敢十分来赶。此行却是如何。



第二十九回

太平城花云死节 刘基拜帅取金印

鹿塞戈鋌血未乾，汉吴烽火报长安。
拟擒逆虏先开幕，谁道英雄已泪弹。
明月慢随青羽动，悲风转与早鸦寒。
一灵莫讶功难遂，多少才官倚剑看。

那张兴祖领了三百铁骑，连夜杀透重围，离了池州地面，那里晓起夜眠，浑忘饥餐与渴饮。在路方得一日两夜，已至潜山地界，正遇常遇春领兵巡行。兴祖便具诉危困的事情。遇春说道：“我已知之，特来相救。”因对兴祖说道：“吾闻汝有智勇，汝须如此先行。”兴祖受计去讫。便令郭英、俞通海、朱亮祖、康茂才前去，四下埋伏。次日，兴祖过了九华山，径到池州与普胜对阵迎敌。普胜便来迎战，未及数合，兴祖勒马就走。普胜料无伏兵，乘势赶来，约及五十余里，日已将西。恰到九华山谷，兴祖便把马转入谷中。普胜心中想道：“这黄头孺儿，岂不是送死么？到了谷中，怕他走到那里？”遂纵马正赶得紧，只



听得一声炮响，两崖上木石箭弩统炮，如飞蝗云集的下来。普胜急待回转，那一处兵马，旌旗蔽日，尘土遮天，恰是常遇春旗号，只得挺枪来战，未及数合，遇春把旗幡招动，左有郭英，右有俞通海、廖永忠，前面有朱亮祖、赵庸，后边有康茂才、张兴祖，四面夹攻，贼众大败，斩二万余人，活擒的也有五千余人。普胜单人匹马，躲在茂林中。次早收拾残兵，只有一千余人，低头叹曰：“今日折兵败北，有何面目去见汉王？况汉王立心猜疑，若是回去，彼必不容。不如且走汉阳，使人求救，再作计议。”便使人诣陈友谅殿前奏事。友谅大怒，正急时，欲唤取殿前刑官，械送普胜回朝取决。张定边轻声上前奏曰：“普胜奸诈多端，膂力出众，今驻兵求援，是观陛下何意耳。若以怒激他，必引兵投降别处，是又生一敌也。主公当以好言语慰之耳。”友谅允奏，因遣人到普胜帐前，说曰：“元帅之功，吾已素知，必欲即日率兵亲征，元帅可引兵来会。”普胜得报大喜，便率兵驰会江州。友谅见了普胜，大喝道：“败兵折锐，罪将归谁！左右快推出斩讫来报。”普胜悔恨无及。友谅既杀了普胜，因对众人说道：“池州之仇，决当亲征报复。”因令太子陈理守国，以张定边为先锋，陈英杰为副将，张强为参谋，选精兵三十万，战船五千只，刻日离江州，水陆并行，向池州进发。不一日来至采石矶太平府，守将却是花云，都督朱文逊，签事许瑗，更深夜静，不提防汉兵直抵矶下，鼓噪而前，惊惶无措。花云、朱文逊急急引兵出迎，力战不利，便奔回太



平。友谅便乘势追至城下，四面紧困。花云与王鼎、朱文逊分兵拒守。是月十九日，贼将陈英杰舟泊城南，士卒俸舟攀尾而上。那王鼎百计力拒，可恨汉兵强盛难支，且战且骂，中枪而死。陈友谅兵奔杀入城。花云闻西南城陷，急同朱文逊来救，却遇张定边、陈英杰、张强，三人一齐攻逼，云等力不能支，都被钩索缚住。云妻邵氏闻夫被擒，便抱夫三岁儿子花炜，拜辞了家庙，对众人说道：“吾夫忠义，必死贼手，吾岂可一身独存。花氏止此一儿，汝等宜善视之，勿令绝嗣。”言毕，投水而死。侍女孙氏大哭，径抱了花炜逃难去了，不题。

且说友谅直进城登堂上，定边拥两将来到阶前。友谅吩咐先将朱文逊斩讫，朝着花云说道：“你还欲生乎？欲死乎？”花云对天叫道：“城陷身亡，古之常事。你这弑君之贼，谁贪你的富贵，还要多言。逆贼今缚我，若我主知之，必砍贼为肉脍。”言罢，大喊一声，把身一跳，那些麻绳尽皆挣断，夺了阶下人手中的刀，便向前来，又杀了五六人。张定边等一齐奋力拿住。友谅便令缚在厅墙之上，着众军乱箭射来。花云至死骂不绝口，是年方得二十九岁。友谅传令安营。夜至三更，在帐中寝睡不安，只见阴风透骨，冷气侵人，恍惚中，忽听得二人自远而近，渐渐前来，高声说道：“友谅，友谅，你这逆贼，快快偿我命来！”友谅近前一看，恰是朱文逊与花云，各带死伤，缠住友谅不放。友谅大惊，极力挣脱，却欲回避，早被花云一箭，正中左边眼睛，贯脑而倒，大叫一声，醒来乃是一梦。友谅自知



不祥，次早对诸将说知，心中正是闷闷不乐。忽报张士诚统兵十五万来取金陵，现在攻打常州。张定边进来奏说：“此乃上天假陛下取金陵之便也。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。陛下但默观动静，若士诚克了常州，乘兴而进，则金陵必危东南之患，我兵乘虚径入，金陵唾手可得矣。今即遣一使前往吴国通和，然后会同发兵，必成大事。”友谅大喜，遂唤中军参谋王若水，领了健卒数人，前往苏州进发。行有三百余里，忽见当先一队人马，为首一将高叫：“来者何人？”若水对曰：“我乃汉王驾下参谋王若水，使吴通好，望乞借路。”那将军大怒，近前大喝一声，竟把若水捉住。若水连声叫道：“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！”那将军说道：“我与汤和元帅镇守常州，因不曾与那友谅逆贼交锋，怎么你们悄悄地犯我太平。把我花、朱二将乱箭射死，今又来与那士诚通好，合兵来攻我们。我华云龙将军天下闻名，谁人不晓！你却要我假道，且同你去见主公，再作区处。”原来汤和因士诚困打常州，特着华云龙引五百人冲阵往金陵求援，恰遇着王若水，便提了械送金陵。不题。

且说探子打听说实情，报与太祖，太祖悉知了底里，就集众将商议说：“我军虽有大兵三十万，胡大海等镇守湖广，分去了五万；耿炳文等守江阴，分去了五万；常遇春救援池州，又分去了五万。今在帐下不过十万有余。彼汉兵三十万，吴兵十五万，合谋来攻，如何抵敌？”俞廷玉说道：“友谅兵善水战，深入我境，金陵必危。不若且降，再图后计。”赵德胜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主公德被四



方，名高天下，岂可称臣逆贼？今钟山险阻。夜观天象，旺气正盛。不若权奔钟山。且为固守，再从别议。”薛显上前说道：“此亦不可。金陵根本重地，若弃而为贼有，岂可轻易复得？是与宋时帝昺航海无异也。今城中尚有强兵十万余人，协心同战，未必不胜，岂可议降，议迁？”众论纷纷，莫知所定。但有刘基笑而不言。太祖便问：“先生何独默然？”刘基说曰：“斩议降议迁钟山的，然后贼可破矣。古云：后举者胜，宜伏兵示隙以击之。取威制敌，以成王业，正在此际。”太祖闻言喜道：“先生真不在卧龙之下。”即日取金印拜为军师，刘基力辞不受。太祖说曰：“不可如此。方今苍生无主，贼子猖狂，金陵危在旦夕，正赖先生出奇调度，何为固推？”刘基方肯受命。恰好华云龙入见，备说张士诚分兵三路攻打，吕珍引兵五万困江阴，李伯升引兵五万攻长兴，张士诚引兵五万困常州，特奉汤元帅之命，回来求救兵。太祖乃曰：“我已遣徐元帅将兵往救，想此时也到了。”云龙又备说途中遇着王若水事务，太祖大怒，令武士推若水出帐斩之，便唤指挥康茂才入帐听令。不一会，茂才向前领旨。太祖对茂才说：“陈友谅将寇金陵，吾意欲其速也。向闻汝与友谅称为旧交，可修书一封，遣人诈降，作为内应，令彼分兵三道而来。倘得胜时，当列尔功为第一。”茂才便举养子康玉，向曾服事友谅，令彼赍书前往，彼必不疑。太祖大喜，乃命依计而行。茂才领命而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康茂才夜换桥梁 陈友谅破船逃走

帐中杯酒且相欢，指顾山川阵里看。
飞檄大江伸王气，谈兵幕府美儒冠。
天回睥睨征帆出，潮起鱼龙金甲寒。
共美帷中多妙算，彩云随日满长安。

那康茂才领了太祖军令，即到本帐修起一封书来，付与康玉，叫他小心前去，不题。却说李善长见太祖如此传令，便问道：“人皆以寇来为忧，今反诱其早至，却是为何？”太祖说道：“大凡御敌，促则变小，久则患深。倘二贼合并来攻，吾决难支。今如此计诱他，友谅必贪得，连夜前来，我自有计破之。士诚闻风胆落矣。”善长极口称妙。

再说康玉赍了书，径到友谅营前，见了守营士卒，备细说有密事奏上汉王。守卒报知友谅，友谅认得是康玉，便惊问道：“你今随尔主在金陵，今竟到来，欲报何事？”康玉不说，假为左右顾盼之状。友谅知他意思，即令诸人





退出帐外，止留张定边、陈英杰二人在旁。康玉见人已退，遂在怀中取书递与友谅。友谅拆开读曰：

负罪康茂才顿首，奉启汉王殿下：常思昔日之恩，难忘顷刻。今闻师取金陵，虽金陵有兵三十万，然诸将分兵各处镇守，已去十分之八。城中所存仅万，半属老羸，人人震恐。今主公令臣据守东北门江东大桥，乞殿下乘此虚空，即晚亲来攻取，当献门以报先年恩德。倘迟多日，常遇春、胡大海等兵回，势难即得。特此奉闻，千万台照。

友谅见书大喜，便问江东桥是木、是石？康玉说：“是木的。”友谅闻言说道：“你可即回，报与大人，吾今夜领兵到桥边，以呼‘老康’为号，万勿有误。事成之日，富贵同之。”因赏康玉金银各一大锭。康玉叩首而归。张定边奏曰：“此书莫非有诈么？”友谅说道：“茂才与我道义至交，必无有诈。今夜止留陈英杰守营，卿等当随孤领兵二十万，潜取金陵。”吩咐已定，只待晚来行事。

且说康玉回见太祖，具言前事。太祖拍手说道：“他已入吾掌矣。”李善长进奏曰：“此事尚未万全。若友谅引兵三十万精锐，迳过江东桥来攻清德门，亦是危事。据臣愚见，不若即刻将桥砌换铁石，使友谅到此，顿起疑心，不敢前进。又于桥西设一空寨，他望见营寨，必然来劫。及至寨中一无所有，令彼惊疑奔溃，然后四围用火攻击，可得全胜。”太祖大喜，即令李善长如法布置，仍遣军师



刘基调遣。刘基便登将台，把五方旗号按方运动，发了三声号炮，擂了三通鼓，诸将都到台下听令。刘基传下钧旨，说：“今夜厮杀，不比等闲，助主公混一中原，廓清妖秽，踏平山海，俱是今日打这脚樁；你等显亲扬名，封妻荫子，带砺山河，也俱在今日施展手段。稍不小心，有违军令，决当斩首不饶。”诸将一一跪说：“愿领钧旨。”刘基便令冯国胜、冯国用、丁得兴、赵德胜四将，领兵三千埋伏江东桥，据虎口城诸处险隘，只等待友谅阵中马乱，便用神枪、硬弩、火炮等物，一齐击杀，任他奔走，不得阻拦，都只在后边追赶；再令华高、曹良臣、茅成、孙兴祖、顾时、阵仲亨、王志、郑遇春、薛显、周德兴、吴复、金朝兴十二员将佐，领兵二万，在正东处埋伏，西对龙江。汉兵若败，他必沿江北走，便可率兵从东攻杀；又令邓愈领兵三万，待友谅兵来，便去劫他老营，截他归路；又令李文忠领兵二万，即刻抄龙江直入大洋，将汉兵所有船只，尽行拘掠，止留破船三百只于江南边，待他败兵奔渡。太祖听令，便在台下称说：“此举宜令片甲不存，军师何以留船与渡？”刘基说道：“兵法有云：‘陷之死地，必有生路。’昔日项羽渡河，破釜沉舟，以破章邯；韩信背水列阵，以破赵军，俱是此法。倘汉军三十万逃奔采石，无船可渡，彼必还兵死战，胜败又未可知。惟留此破船，待他争先逃渡，若至江心，我军奋力追赶，破船十无一存，始为全胜。”分拨已定，诸将各自听令行事，不题。



却说陈友谅亲督元帅张定边及精锐二十万，待他到西牌时候，都向金陵进发。偃旗息鼓，倍道而行，将及半夜，方到江东桥。友谅便问：“桥如何？”只听得哨报说：“是铁石造成的。”友谅惊说：“康玉分明说是木头的，如何反是铁石，可再探到前面还有木桥否？”那哨子上前探看良久，回报说道：“此桥长二十步，尽是铁石砦砌，上前去探更无木桥。”友谅心疑，便自领兵前行数百余步，只见营鼓频敲。友谅喜曰：“此必茂才扎下营寨。”即令张志雄领兵前往，密呼“老康”，以为内应。谁想志雄前至寨口，隔拦遥望，营中并无一个士卒，止有悬羊驾犬，击鼓如雷。领兵急回阻住，备说前事，不可前住，必有伏兵在彼，勿堕奸计。友谅大惊，说道：“吾被茂才诱矣。”下令急回兵北走，众军胆碎心惊，奔溃争先。看官看到此，想说：“若是友谅果有智量，且按兵不动，列阵先迎，虽有伏兵，见如此强盛，也决不敢轻犯。”谁知智不及此，只是鼠窜狼奔，那里挡得住。此时正值暑热，太祖穿着紫衣茸甲，张着黄罗伞盖，与军师登城，坐敌楼中细望。众将见友谅兵马奔溃，渴欲出战。军师且下令说：“红日虽升，大雨立至，诸将且宜饱餐，当乘雨而击之。”说话未完，果然风雨蔽天而来。太祖便击鼓为号，只听得信炮据天，伏兵并起。冯国胜、冯国用、赵德胜、丁得兴四将，把那火器追击，驱兵杀来。友谅军中，惟要各逃性命，人上踏人的逃走。张定边见事危急，高叫：“三军休恐，当并力杀出！”这些军士，那里听令。四将也分兵两翼而攻，



容贼兵夺路而走，只是随后追杀。友谅急奔走本营，那本营已被邓愈杀人，四围放火，黑焰迷天，十万之师，都皆逃散。友谅领了残兵，只得沿大江岸边奔走。正行之际，当先一路截住，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康茂才，高叫：“友谅可速来，老康等候多时了。”友谅听了，大怒而骂，便叫：“众将中若能擒得此贼，富贵同之。”张定边拍马迎之，茂才横枪抵住，便从中大叫，麾军奋击。定边力不能支，勒马转走。茂才乘胜追来，活缚将士共二万余人。张志雄、梁铉、俞国兴遂解甲投降。友谅引兵溃围北走，约有二十余里，忽见旌旗盖天，四下金鼓齐鸣，当先拥着华高、曹良臣、茅成、孙兴祖等十二员大将，从东驱兵掩杀过来。友谅不敢恋战，遂与张定边斜刺杀出。恰遇李文忠、俞通渊等，拘友谅战船方回，路至慈湖，又是一番鏖战，擒他副将张世芳、陈玉等五人。此时友谅军人已死大半，约剩七万有零，沿岸奔走，自分到江边再作区处。那想到江一望，楼船战舰，十无一全，访问舟中人说：“李文忠率了精锐，焚掠殆尽。”友谅仰天捶胸忿叫说：“早不听张公之言，竟至于此。”腰间拔出宝剑，将要自刎，那定边忙来抱住，劝说道：“古圣人俱遇颠沛，臣愿陛下忍一时之小忿，图后日之大功，未为晚也。”友谅也只得上马再行，料得来路已远，再无伏兵，庶可从容而行。那想采石矶边扎住大营，正是常遇春、沐英、郭子兴、廖永忠、朱亮祖、俞通海、张德胜，倍道从僻路在此阻截，杀得友谅单骑而奔。恰又遇着薛显的兵大杀一阵，活捉了贼将僧家奴